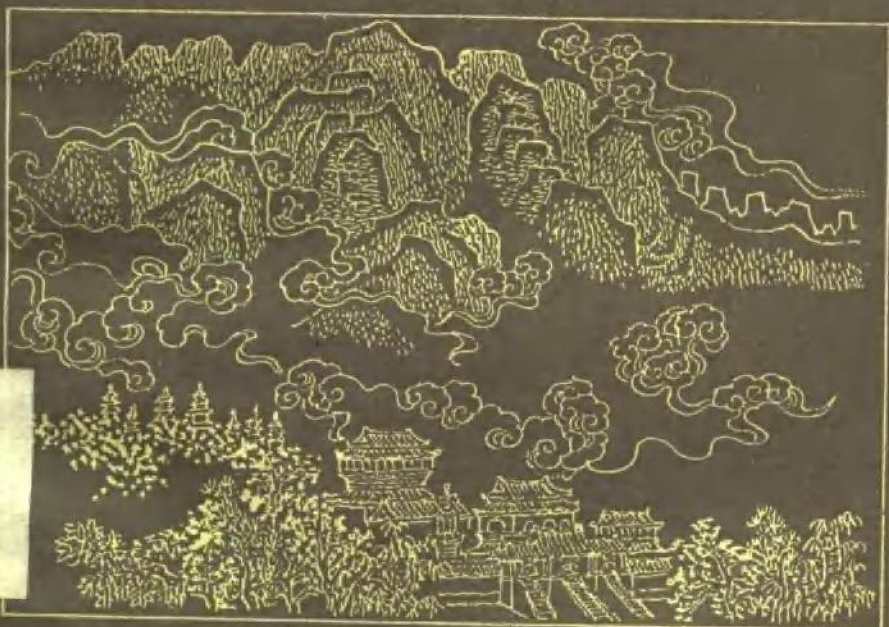


金台三打 少林寺

楼云和编写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琯琬

封面设计 梁 珊

金台三打少林寺

楼云和 编写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9 插页2 字数425,000 印数 000,001—50,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285

定价: 2.80元

出版说明

评话的历史，源远流长。它起于隋唐，盛于两宋。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更是“说话”盛行，“话本”繁多，内容丰富。这类大量用口语写定的话本，如《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开后来白话小说之先河。然而，流传于民间、蕴藏在评话艺人腹内而未形诸于笔墨的优秀“说话”，百十倍于前者。《金台传》即是其中之一。为了开拓这一为群众所喜见乐闻的艺术门类，发扬杭州评话的艺术特色，本社特出版《金台三打少林寺》一书，以飨读者。

《金台三打少林寺》是楼云和在评话艺人刘振声帮助下，根据流传在杭州地区的评话《金台传》编写而成。原评话《金台传》虽然基调较好，然而内容芜杂，精糟并存，因而才有这撷取原评话《金台传》中的“三打少林寺”精华段子，加工整理成本书之事。限于我们的水平，不仅未能尽善，甚至仍有谬误。我们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回 目

- 第一回 欲登龙位 澹台伟引狼入室
为雪国耻 热血男揭诏上京 (1)
- 第二回 报国无门 招贤馆金台中计
济危有方 牡丹亭朱光伏义 (23)
- 第三回 打黑狼台 金台受封御教师
访赛毛遂 小二详述四空僧 (41)
- 第四回 采花问柳 金空韩庄收规约
乔妆改扮 金台新房击淫僧 (59)
- 第五回 门里蹲黑 韩舍人险遭不测
夤夜追贼 跳尾村姐弟相会 (73)
- 第六回 打三还一 肉墩台智取张俊
踢一还三 鱼桶台义收张保 (86)
- 第七回 少林败类 竟取长生不老膏
佛爷弟子 初试天下第一功 (105)
- 第八回 知难而上 金台初探少林寺
寡不敌众 拳王错走蛤蟆头 (121)
- 第九回 见义勇为 二张愤打莲花台
心毒手狠 金空阴使棉纱掌 (140)
- 第十回 绝处逢生 王进遇救三角地
二闯少林 四空火烧罗汉堂 (159)
- 第十一回 双飞巧遇 勇金台绝处逢生
三义幸会 宋阿四诉说身世 (176)

- 第十二回** 罗汉堂顶瓦将军怒斥金空
莲花台上二英雄初惩铁空 …… (192)
- 第十三回** 伸张正义金台勇诛大力王
明辨是非锡空愤离少林寺 …… (204)
- 第十四回** 扶弱济困拳王义救海底蛟
遇威不惧孩儿勇打童子台 …… (221)
- 第十五回** 两全其美御教师二门挂匾
一身是胆美尼僧庄前取靴 …… (238)
- 第十六回** 红雨山上渔樵耕读牧逞能
白云庵中姚纪蔡汪洪献技 …… (247)
- 第十七回** 受屈忍辱五姐妹含愤出家
听谗信谤二大师留柬寻仇 …… (267)
- 第十八回** 天王殿上草上飞鱼目混珠
三江街口猫头雕玩世不恭 …… (285)
- 第十九回** 设计解围梧桐庄张云仗义
恃强作恶画春园张松受挫 …… (301)
- 第二十回** 杨虎贪财毒设梅花映水台
童俊遭难惨受百叶滚龙刀 …… (315)
- 第二十一回** 巧施绝招猫头雕水底探虚
妙运轻功草上飞桩面察实 …… (331)
- 第二十二回** 通情达理御禅师解怨释结
爱才识贤二长老收徒授艺 …… (347)
- 第二十三回** 义重如山出水蛟波下丧生
大智若愚猫头雕巧破机关 …… (366)
- 第二十四回** 恶有恶报梅花台杨虎丧身
罪上加罪大悲村化龙进谗 …… (384)

第廿五回	田七摆擂 雷蓬逞凶	小总管仗义执言 锡空僧抱打不平	 (402)
第廿六回	武保送信 姐妹还俗	群英大闹雷家店 童俊巧配洪彩英	 (421)
第廿七回	输而不服 听且未兼	钢头陀树干留刀 玉方僧佛寺扣人	 (441)
第廿八回	三上少林 一刀雪恨	猫头雕五路搬兵 蒙山寨周侗出世	 (457)
第廿九回	不畏艰险 深明大义	时鸽三上蛤蟆山 阿四巧盗解毒药	 (473)
第卅回	师出有名 掌起无生	金台一打少林寺 月亮毙命正山门	 (490)
第卅一回	鏢击郑炳 二打少林	姚素贞智赚玉方 众恶僧毒施铜炮	 (508)
第卅二回	忠言逆耳 双管齐下	锡空被逐离少林 智清奉命赴汴京	 (524)
第卅三回	二进二出 三擒三纵	阿四智盗御龙牌 金台义释云里雁	 (541)
第卅四回	豪杰同饮 百姓共愤	金台首识小总管 群英三打少林寺	 (554)
第卅五回	三空受挫 晁璋施威	姐妹共破红铜炮 双锤独毙钢头陀	 (568)
第卅六回	人心大快 众望所归	金空被焚蛤蟆山 锡空主持少林寺	 (583)

第一回

欲登龙位 澹台伟引狼入室
为雪国耻 热血男揭诏上京

话说北宋四帝仁宗驾崩，五帝英宗即位，改元治平。当时，由于朝政腐败，纲纪日废，治而不平；上有奸臣当道，下有污吏横行，闹得国不泰，民不安；纵使风调雨顺，百姓仍难免啼饥号寒，真正是生灵涂炭，饿殍遍道。万民求神不应，拜佛不灵，冀清官之降临，先朝包龙图能有几个？只好寄希望于武林，托理想于豪杰，遂有金台其人其事问世。金台智勇过人，所向无惧，剪强除霸，扶弱济困，人称天下拳王。各位，金台入室弟子乃宋时有名之朝廷教师周侗。周侗的学生有水泊梁山马上五虎将之一、原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步下五虎将之一、景阳冈三拳打死吊睛白额大虫之武二郎；还有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就连抗金名将岳飞，亦是金台再传弟子、周侗关门徒儿。可见，金台天下拳王之称，名不虚传，市井细民，有口皆碑。怪不得论起历代英雄豪杰，有三不过之称。何谓三不过？乃“王不过霸，将不过李，拳不过金”。称王道孤者，西楚霸王项羽为先，其人“力拔山兮气盖世”，怒发可以冲冠；登坛拜将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者，数隋唐李存孝首屈一指；非王非将之武林豪杰，则属小可眼下所叙之金台。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却说当时朝中有一老奸，复姓澹台，单名一个伟字。他身为丞相、国丈、太师，尚嫌利禄不足，久欲面南背北，登九五龙位。这日，澹台伟召集东台御史马成龙、西台御史马成虎、刑部左侍郎汪昆、右侍郎司马煜和兵部尚书杨则等群奸，在相府茂厦厅密议。澹台伟道：

“各位贤契，老夫之志，尔等尽悉。不知尔等有何良谋？”东台御史马成龙道：“相爷，卑职闻得相爷与黑狼国国主素有往来，相爷何不修书一封，请他出兵攻打中原，我等里应外合，江山指日可待。到时候许他江山两分，你说可好？”澹台伟道：“一国之中，岂有两个皇帝！”马成龙道：“许他江山两分，乃是权宜之计。事成之后，相爷可效昔年鸿门宴故事，请黑狼国君主赴双龙会。席间备下鹤顶砒霜，帐后设上健卒壮士，置其于死地。倘若他生疑不饮毒鸩，也难免刀下身亡。”群奸一齐抚掌称是，澹台伟亦频频点头。于是，澹台伟立即执笔修书，派人飞驰出京。

几天后，书至黑狼国，国主黑龙阅书大喜。但事关重大，黑龙召集众文武商议。军师哈密西认为不可，说道：

“我与中原，向来睦邻友善，今无故进犯，深恐师出无名，画虎不成反类犬。”黑龙听了，默默不语。他是眼睁睁看着一块肥肉不吃，心里难过。因说道：“难道没有别法可想？”国师密里圣达摩道：“贫僧倒有一计在此。”黑龙闻言，急道：“国师有何妙计？”密里圣达摩道：“贫僧曩昔收得一徒，法号黑风，双膀力过千斤。经贫僧悉心传以武艺，无功不懂，无术不会，取人性命，易如反掌。莫若差黑风前去中原摆设擂台，可取名曰黑狼台，以试探中原实力。天朝有人能打下黑狼台，再作商议；若无人胜得黑风，狼主尽可兴兵，取其中原。”黑龙拍手称好，群臣亦无异言。当下，黑龙

命大平章沙翼龙背了本章，偕黑风启程去中原。

沙翼龙与黑风来到汴梁皇城，觅下客栈，即进相府见澹台伟。他等密地议划停当，准备见驾。次日五鼓一点，众文武午门候朝；五鼓二点，英宗起驾寝宫；五鼓三点，英宗驾临金銮殿，百官于丹墀两旁排班站立。掌朝公公手执净官帚步至丹墀，代皇传旨：“万岁有旨，众文武有事启奏，无事退殿。”只听得外面一声高叫：“臣下臣黑狼国一等大平章沙翼龙背我主黑龙本章，欲启奏吾皇万岁，无旨不敢入殿。”英宗旨下：“朕躬宣。”掌朝公复向外喊道：“万岁有旨，宣黑狼国背本官一等大平章沙翼龙上殿见驾罗！”“咱臣下臣领旨！”沙翼龙头顶本章，来至四品台前跪下，山呼万岁毕，双手高呈本章。龙案旁接本太监接过本章，摊本太监将本章摊于龙案，黄金狮子四面压角。读本太监随即全神贯注地口念本章：“臣黑狼国国主黑龙启奏吾皇万岁：华夏江山，尧禅舜让，非一家之天下。今赵氏独霸乾坤，我邦臣民，俱各不服。今特派我邦义士黑风前来圣朝，欲于汴梁皇城御教场摆设黑狼擂台。百日之内，中原若有能人上将打下此擂，黑龙愿服王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百日之内，我黑狼台无恙，某等代天行义，率大兵犯境，夺取尔中原……”

英宗听罢，勃然大怒，命殿前武士将沙翼龙推出午门斩首。丹墀下大丞相澹台伟急忙出班跪奏：“臣澹台伟启奏吾皇万岁。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想我天朝能人如云，上将如雨，何惧小小黑狼台。请万岁照准。”英宗见太师如此说，略一沉吟，下旨：“照准。”并传旨：着开封府于御教场监搭黑狼台，克日完工。届时武将前去打擂，文臣随驾五凤楼观擂。旨罢，英宗退殿，文武下朝，沙翼龙自回客舍。

开封府按沙翼龙所绘黑狼台图样，至御教场搭设擂台。

擂台完工，开封府复旨定于次日开擂。第二天，英宗即率六部九卿摆驾御教场五凤楼观擂，并命五王八侯暨值殿大将军、禁军都指挥等武职将领，戎装整齐，前去打擂。

消息传开，皇城内外子民百姓，纷纷前来御教场观擂。一时肩摩踵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只见御教场上首，一个高大擂台，上有葫芦结顶，旁有黑旗飘拂，正中一大块黑底匾额，上写“黑狼国黑狼台”六个金色大字。两旁一副对联，上写：

拳打四山五岳；

足踢达摩门下。

各位注意，四山者，即武当山、昆仑山、峨眉山、崆峒山，实为华夏武林四大门派。五岳者，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此四山五岳，据传皆群神所居之地；更有达摩老祖，乃嵩山少林寺武术开山鼻祖。照此看来，黑狼台左右这副对联，大有吃尽我中原之势，其口气何等之大，其气焰何等猖狂！台下的百姓个个气满胸膛，愤愤不平，言三语四，议论纷纷。亦有胆小怕事者，不禁惶惶不安。那边角落里有人言道：“阿哥事情不对了。”

“作啥？”“黑狼国黑风和尚摆黑心擂台，若打它不掉，他们就要反进中原，夺我家邦了。我看我等还是赶快回家打包裹逃难吧！”不说众人议论，再回头细看那擂台，果然是雄壮非凡。但见台高丈二，口宽三丈，台周围十丈之外地面上，齐齐钉满了跑马桩，银索拴吊结实，称为跑马帐。跑马帐外，台前御林统帅，台后皇城兵马司，台左铁骑都指挥，台右开封巡城道，四面率兵将擂台围得水泄不通。他等此为，一是护卫圣驾，二是保护擂台，三乃谨防一时拥挤，伤害看客。此时，台下已挤满了各色观众，万头攒动，只等升

插。

少顷，沙灵先来至台前，宣读黑龙本章及英宗御批。读毕，手一挥，屯、屯、屯，奔出了黑狼台台主、黑狼国国师密里圣达开山门大弟子黑风。此人身高九尺，肩阔三停；头上无发，“六根清净”；脸有横肉，五官吓人；内着紧身僧衣僧裤，外面袈裟却只穿半领，另一半连同袖子，斜肩搭背，在前胸打了个十字结。他虽是佛门弟子，却全无礼数，大咧咧至台口一站，一不问讯，二不合十，甩眉凸目，恶狠狠尽朝台下横扫。

黑风僧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早惹恼了八百里净山王呼延雄俊。吁家将是北宋开国功勋人物，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何况是功臣之后，岂能坐视番邦恶僧在此汴梁皇城耀武扬威！呼延王爷生得如铁宝塔一尊，膀上实力千斤，所向无惧。他一声高叫，“噌”地窜上擂台。黑风见一位王爷打扮的人上来打擂，不敢怠慢，忙后退一步，摆好马步。呼延王爷撩起双掌，喝一声：“番僧照打！”直奔黑风面门，欲以“二龙抢珠”之招，打黑风的左右太阳穴。黑风吼一声：“来得好！”双膀骤地往上迎去，又急速往两下一分，隔开呼延王爷双臂。呼延王爷只觉膀上发麻，不由一惊。黑风出招快速，前招“大鹏挺翅”甫毕，后招“推山入海”立即跟进，直击呼延王爷前胸。呼延王爷躲闪不及，只听得一声惨叫，腾地倒在台上，口吐鲜血而亡。登时，御教场盖天铺地一阵惊呼；五凤楼上身坐闹龙交椅的英宗，双手一抖，拍的一声，打碎了手中捧着的蓝田玉圭。内侍见此，不敢怠慢，急忙扶他下楼，登辇回内宫去了。

英宗又悲又惊，下旨金祭玉葬呼延王爷，并恩准其子呼延灼子袭父爵，入朝任事。此后数日，黑狼台上，一连又伤

了数员勋戚世爵，急得英宗六神无主。澹台伟见状心中暗喜，对英宗道：“请皇上保重龙体！以臣之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皇上何不下诏征召天下英雄，四海豪杰，进京打此黑狼台，此台必指日可下。”澹台伟想趁机把天下英雄豪杰都召到皇城，葬身黑狼台上，他可稳取赵家江山。英宗昏七昏八，不辨老奸为人，不识老奸阴谋，乃出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黑狼国狼主黑龙，不服王化，藐视天朝，遣黑风至皇城御教场摆设黑狼擂台，意欲进犯中原。朕为天下百姓计，特下诏征召四方义士、海内英豪，至皇城打此黑狼台。能打下此擂者，有官官上加官，无官平地封官，不愿为官者，赐万户侯，赏御银十万两。此诏发各州各府各县实贴。

钦此

治平二年元月望日

皇诏贴到河北贝州，惊动了一位出类拔萃人物。此人姓名台，时年二十二岁，乃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氏，现住贝州梧桐庄他寄母家中。金台这日上街，见了皇诏，义愤填膺，

“嗤”的一声，将皇诏撕了下来。看诏衙役朝揭榜人看去，但见此人器宇轩昂，英气毕露，不禁敬畏有加，忙问道：

“这位壮士想是欲应诏上京打擂？”金台颌首道：“在下正有此意！”衙役道：“那敢情好！请随我往州衙一行。”衙役将金台引至州衙，州大人问明一切，录写在案，并发给金台五十两纹银，以作路费；还准他回家别过母亲，然后上京。金台回到梧桐庄家中，向寄母胡同夫人禀告一切。胡同夫人闻言，不禁一声长叹，道：“儿啊，你刚充军赦回，此番上得皇城，遇到那老奸澹台伟，怎生是好？为娘实在放心

不下！

列位一定要问：金台家在浙东金华，因何住此贝州梧桐庄？胡同夫人此话何意？老奸澹台伟又与他何涉？——说来话长，且听小可从头叙起。

原来，金台生父名叫白成恩，生母张氏，世居浙东金华义乌县佛堂金庄。二十二年前，白成恩有个比邻好友名叫金元，字沛然。金元膝下有一个未足岁的婴孩名唤金立，有一天忽被虎叼去。金夫人悲痛万分，几次欲寻短见。白成恩成人之美，将自己安人刚产下之幼子送给金家，并发誓终身守口如瓶。金元夫妇大喜，收下此子，取名金台。金台长到十岁，金元夫妇先后亡故，剩下金台孤零零一人。金台自幼喜好练武，义乌又是武术之乡，如今没了双亲，少了管束，就遍请乡间武师，习练武功。小孩子怎懂理家，师傅请来，任其吃喝，不到两年，本领未曾学好，家中薄产耗尽。十二岁上，金台离乡出走，浪迹江湖，一面打卖街拳度日，一面依旧寻访名师学艺。这日，他来到河北金山，正撂下衣衫，欲当街打几路拳头，兜点铜钱，混上一饱。突然，来了当地几个恶少，大声吆喝，向他取讨地皮钱。金台人小见识多，心想自己从浙东一路跑来，还未遇见过此等红嘴白牙开口敲竹杠的角儿，硬是不给。可强龙难惹地头蛇，几个恶少一哄而上，将金台掀翻在地，一阵乱拳，打得金台口鼻血流如注。小金台紧咬牙关，硬是不给。恶少再要打时，猛听得一声咳嗽，其声如雷。随着咳嗽声，过来一位年过花甲的老汉，向恶少喝道：“朗朗白日，荡荡乾坤，竟敢在当街行凶，强索不义之财，还不与我跪下！”说也奇怪，经这老汉一声吆喝，几个恶少乖乖弃了金台，纳头便拜道：“推掌公老人家到，小的请罪！我等情愿给这位小兄弟撮药治伤，今后再不

敢胡作非为了。”

来者是谁？乃威名赫赫的老辈英雄，河北金山推掌公田七。当时江湖上有十大老辈英雄，个个本领高强，武艺精通，又各具异功绝招。他们恩结弟兄，威镇四海，而推掌公田七则名列十大老辈英雄之首，一手大力推掌内功，海内称绝，世上无双。当下，几个恶少将金台扶起，田七将他等训斥一番，任其鼠窜而去，回过头来，俯身问过金台来龙去脉，对金台道：“你既出外求师学艺，不知愿随老汉去否？”金台闻知来人是江湖共所景仰的推掌公田七，喜出望外，口称师爷，扑地便拜。田七笑道：“且慢，到我家中再讲。”将金台领至家内，吩咐家人给金台调药治伤，更换衣衫。待金台换过衣衫，饱餐毕，田七问道：“金台，你要学武艺何为？”金台一楞，哪里回答得上。田七道：“为武者，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义为重。志达，则上为国家出巨力；志不达，则下为百姓鸣不平。武艺之所用，一是健身，二是自卫，三乃击人。但击人者，宜乎上阵杀敌，剪强除霸。若依仗武艺，敛财渔色，恃强凌弱，助纣为虐，欺压良民，则乃武林败类。你记住否？”金台从未听过学本领还有这么大讲究，深受教益。于是点头称是道：“师爷，我记住了。”从此，田七收金台为徒，授他本领，并谆谆教他为人之道，金台日益长进。过了不久，田七带他到贝州梧桐庄，见三弟吹壁风胡同。胡同也是十大老辈英雄之一，与田七乃生死之交，既是结拜弟兄，又是师出同门。胡同练就一口混元益气功，嘴巴一张，迸出一股劲风，能穿墙透壁，故时人称其为“吹壁风”。胡同见了金台，十分喜爱。对田七道：“不知老大哥能否割爱，将此子让与小弟？”胡同当时年过半百，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兰英，而他知道田七终身不娶，故有此

问。国老笑道：“既是老弟台心爱，愚兄当然情让。”自此，胡同把金台收作徒儿，后又认作螟蛉寄子，金台则改称田七为大师伯。自此，金台得两位老前辈共同传授，悉心指教，十八般武艺学得件件皆能，般般都精。

转眼间几年过去，金台已是英俊青年。不久，胡同一病身亡。金台在家守孝三载，期满，就二次外出闯荡江湖。后来，他受河北沧州知州许慎之聘，在州衙当捕快都头。

河北沧州，宋时堪称富州。自宋太祖至今，这沧州却不属汴梁宋王节制，而由封为郑王的柴家管辖。汴梁皇城，按时还要拨给此地皇饷银两。这是为何？因太祖先皇赵匡胤乃行伍出身，原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臣下。公元九六〇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得了柴家江山，黄袍加身，是为宋朝开国太祖先王。赵匡胤不是好杀之辈，又兼他与柴荣是结义弟兄，尽管当时柴荣已死，却礼遇被迫退位的柴荣之子柴宗训，封宗训为郑王，划定河北沧州为柴家世袭领地，并赐丹书铁券，外加免死金牌十二块，任是踏死太子之罪，也可赦免。柴家守住这沧州一角，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几代下来，倒也收拾得更清民安，地方太平。金台正是闻得沧州官声不错，才愿应聘来此。

不料金台到任不久，从汴梁皇城解来的五万两皇杠银子，进入沧州地界，竟被响马如数劫走。当时的郑王唤作柴瑜，闻讯限期半月，命州衙许慎破案。到期人赃未获，撤职查办。许慎召来金台，私下提前五日，命金台十日内人赃并获。金台乃马、步、快三班都头，深知此案重大，亲自带领弟兄们四出查访。可是一连数日，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金台思之再三，想这批响马暴得许多金银，必将花天酒地，尽情享受一番，要破此案，必到茶肆酒楼烟花巷中，或能寻

得蛛丝马迹。于是，金台动身来到沧州最负盛名的兰花院。兰花院鸨母见多识广，见是州衙门新任都头金台临门，急忙含笑迎进。至“群芳厅”请金台落座，献奉香茗不迭。茶罢，鸨母问道：“都头难得到此，不知有何见教？”金台道：“在下要见苏三三。”苏三三乃河北名妓，才貌双绝，芳名远震河南东京。鸨母心里一格登：衙门中，六房书吏嫖妓者有的是，大多也只是找个普通角儿，听只曲子喝杯茶就走，从未有过要苏三三的。而三班衙役，来此无非敲点竹杠，弄顿酒钱饭钞，嫖妓的却未曾有过。这都头新官上任，竟指名要三三，胃口倒不小！鸨母想虽如此想，又何敢明里得罪，因堆笑道：“都头来得真巧，女儿正好在房。不瞒都头说，我这女儿，往常是不得空的，不是东京王公侯爵、龙子龙孙来邀，就是各城各州大人老爷相请。好吧，老身去叫女儿出来，陪都头喝碗酒，唱支曲儿。”金台手一挥道：“快去唤来就是。”

少顷，苏三三缓步来到群芳厅，衿衽见过金台。金台道：“我有一事动问。”苏三三是个伶俐女子，就道：“请都头到奴家房中叙谈。”把金台迎进自己内房。落座后，苏三三命丫环重献香茗，摆上细巧糕点，时鲜水果，遂问金台道：“都头有何见教？”金台道：“不瞒你讲，千岁府中出了一桩劫银大案，上司着我查访，不知近日在你这里，可有什么形迹可疑之人来过？”苏三三噗哧一笑道：“不瞒都头说，来这儿的，都是公子王孙，达官贵人；若是不三不四之人，纵有万两黄金，奴家也是从不接待的。这几日么，来的都是本城常客，文质彬彬，估摸不会是黑道上的飞客。”金台见她口齿伶俐，又说得在理，不由微微颌首。正在这时，丫环进内报道：“丞相公子带了四个旗牌，从东京前来，要

见姑娘。”这个所谓丞相之子，即是老奸澹台伟的儿子澹台凤，他闻得苏三三之名，特从东京赶来。苏三三闻报，立起身道：“都头，奴家身不由己，请都头改日再叙。”说罢一个万福，掀帘出房。她刚掀帘而出，澹台凤一副猴急相，已早踏进她的外房来了。苏三三上前见过礼，命丫环摆酒款待。澹台凤见苏三三果然生得天姿国色，禁不住垂涎欲滴，搔首摸耳，双手没地方安顿。当他看到房中尚有内室，故意言道：“小生得见娘子，三生有幸。不知娘子卧室在何处，可否容小生一观。”说罢，立起身，径自一挑帘子，往里就闯。

金台刚才听得是汴梁澹台伟之子澹台凤到，正想离座告辞，然因澹台凤已到外间，无奈只好坐着不动。澹台凤一见内室有人，醋意大发。心想：我丞相公子到此，你苏三三竟敢另留别客？又见金台衙役打扮，是下九流的角儿，就一声猛喝：“来呀，给我拿！”门外的四个旗牌，一名宋中，二名盖四，三名乔辫子，四名谭老三，都是些无事尚要生非之辈，听得澹台凤一声喊，各抽家伙，窜进外房，复入内室。宋中领先，单朴刀一招“雪花顶盖”，朝金台顶门便砍。金台头一侧，让过来招，心想这些狐群狗党，何足惧哉，但自己公事在身，犯不着与他们计较，走掉算了。正想夺门而出，这才看见尚有三人塞在腰门上，欲出不能。这时盖四窜过来，挺刀直戳金台前胸。金台不避不让，撩起一腿，喝道：“去吧！”盖四脉门一麻，刀子脱手。呼——嚓！刀子飞将过去，戳在粉壁上那张“贵妃出浴”图上。乔辫子、谭老三见两个兄弟不得便宜，就双双窜上，两把大砍刀，一招“青龙入海”，一招“白虎归山”，分剝金台左右太阳穴。金台眼明手快，就手操起旁边花梨木圆凳，拍！拍！左右一格，荡开了对方兵器，嗖地窜出里间，几个箭步，奔至群